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禪真逸史
第十九回 司農忠憤大興師 梁武幽囚甘餓死

詩曰：憤發捐軀報國恩，何期天不佑忠貞。

山河指日歸他姓，社稷須臾沒虜塵。

幽閉深宮愁莫語，節裁御膳渴難禁。

最憐一代興邦主，至死方知佛不靈。

話說傅司農奉旨，發兵出戰侯景。次日平明，全身披挂，手持長鎗，坐下烏騾馬，率領先鋒施大用等，馬步羽林軍三萬，大開北門迎敵。侯景見城裏有兵出敵，即退一箭之地，排成陣勢，立馬于門旗之下。左首丁和，右首馬之後，兩陣對圓。傅岐亦排成陣勢，爭先出馬。怎生打扮？有鷓鴣天詞為證：

金甲金盔襯錦袍，烏雅馬上騎英豪。忠貞貫日三秋烈，壯氣如虹萬丈高。

藏豹略，隱龍韜，赤心為主敢辭勞！只因不忍金匱壞，雙手擎還歸聖朝。

傅岐大喝：「侯景逆賊何在？」侯景縱馬出陣，應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大膽罵陣？」傅岐見侯景身軀魁偉，相貌堂堂，盔甲鮮明，聲音響亮，乃喝道：「看你一表非俗，受朝廷大恩，不思盡忠，反為叛賊。今日天兵在此，快下馬投降，姑饒一死。」侯景大笑道：「你等狂徒，不知天命。主上佞佛，煙塵四起，百姓受其塗炭，西北有倒懸之危。我今日應天順人，特來弔民伐罪，誅戮奸邪，神人共快。速宜倒戈卸甲，迎接大軍入城，不失封侯之位。倘或執迷，打破城池，玉石俱焚，悔之晚矣。」

傅岐大怒，回顧道：「誰人與我擒此逆賊？」祇見鸞鈴響處，先鋒施大用舞刀躍馬出陣，大喝道：「小將誅此狂賊。」侯景更不打話，挺起長鎗，直取施大用。施大用將大杆刀劈面砍來。兩個一來一往，殺至三〇餘合，不分勝敗。樊武瑞在陣前見施大用贏得侯景，舞動渾鐵九節鋼鞭，拍馬來攻。那邊丁和見了，手持大斧，喝一聲，躍馬接住樊武瑞廝殺。四員大將，奮勇鏖戰。

只聽得金鼓之聲震地，施大用陣後大亂，軍士奔走，卻原來是臨賀王正德，率領三萬餘軍，抄過城西。傅岐首尾受敵，不能救應，只得單騎奔入城內。臨賀王不追傅岐，催督三軍，抄施大用樊武瑞陣後殺來，殺得梁兵七斷八續。施大用見陣勢已亂，不敢戀戰，敗陣而走。侯景不捨，奮勇趕來，施大用兜住馬，拈弓搭箭，覷侯景來得漸近，一箭射來，正中侯景左腿。侯景大怒，帶箭驟馬趕來。施大用措手不及，被侯景一鎗，刺于馬下。樊武瑞見施大用敗走，也牽轉馬頭，奔回本陣。丁和背後緊緊追趕，卻好兩個馬尾相連，樊武瑞回身，將鞭照頭劈下，丁和躲閃不迭，一鞭打傷左臂，丁和棄斧而走。樊武瑞見兵勢已敗，不敢追襲，鳴金收軍進城。背後侯景擁大軍壓來，勢如山倒。樊武瑞只領得一半軍馬入城，將城門閉上，其餘盡被殺戮，降者不計其數。侯景大勝一陣，依舊將皇城四面困住，喊殺之聲，震動天地。

卻說傅岐單騎進城入朝，到了金鑾殿上，喘息不定。武帝驚道：「賢卿為何如此狼狽，莫非出兵不利麼？」傅岐俯伏哭道：「臣力竭矣！被逆賊侯景，叛臣正德，前後夾攻，因此大敗。施先鋒等不知下落。」武帝道：「朕從早至今，日已過午，不退朝以待卿報捷，卻原來大敗而回。此天亡我也。」傅岐道：「臣初督軍出戰，施大用與侯景捨命廝殺，未見勝負。樊武瑞奮勇助陣，那邊一少年將迎敵。正廝殺之際，不期臨賀王領生力軍，從城西抄路殺來，將臣軍馬衝作兩截，鋒不可當，因此抵敵不住，臣只得退回。施樊二將陷在陣內，不知生死若何。」

武帝跌足道：「早不聽賢卿之言，以致今日眾寡不敵，非卿之罪，實朕之過也。快打探施樊二將消息，速來覆朕。」只見飛騎來報，施大用陣亡，樊武瑞戰敗而回，俯伏午門待罪。武帝教快宣進殿。樊武瑞進得殿上，大哭道：「施先鋒被侯景所殺，軍馬三萬，折其大半。非臣不肯盡力，奈彼眾我寡，勢不能當，以致大敗。」武帝嘆道：「此乃天敗，非人力所能支也。朕今已年老，死不足惜，只是遺笑于後世，豈能無恨？目今賊勢猖獗，城內軍少，難以再戰。勤王之師，一時未集，傅司農與卿等用心督軍守護，待朕靜思良計，以破此賊。眾卿暫退。」傅岐樊武瑞和眾文武，俱辭帝出朝，分頭守城，不在話下。

卻說侯景殺敗羽林官軍，刺死施大用，軍威大振。丁和打傷左臂，侯景著人抬入營中醫治，親督軍士晝夜攻城不息。守城軍士因賞罰不明，糧食不繼，漸漸逃亡去了。傅岐又在陣上喫了驚，回衙嘔血斗餘，臥床不起。梁武帝只在後殿彌陀閣上喫齋誦咒，看彌陀經消災懺，拜斗禳星，以求佛力護祐，觀音菩薩救苦，止望暗退敵兵，保安社稷，再無他計。

卻說朱異張綰被武帝面辱一番，心懷慚忿。當下見侯景布雲梯飛砲，攻城甚急，看來城已將陷，勢不可支，兩個私身計議。朱異道：「即今賊勢浩大，社稷顛危，城破只在旦夕。我兩個見機而作，守些甚麼？不如令人出城暗通消息，獻了城門，迎接軍馬入內，庶不失富貴。不然城破之日，不見得我我為侯景出力的好處，徒死無益。」張綰道：「僕射主見極高，宜速為之。」連晚寫下降書，差一個心腹健兒，裝做賣柴村民，夜半弔下城去，被侯景軍士捉住。送入寨裏來。健兒道：「小人是朱僕射差來見大王的，有機密大事相報。」侯景見說，即教去了繩索，問：「朱僕射差你來，有甚話說？」健兒在頭髮裏取書獻上。侯景拆開看時，寫道：

君侯起仁義之師，弔民伐罪，四海引領而望，孰不歸心？今城內兵糧兩盡，惟賴傅岐籌畫守禦，又遭病劇不起。君侯可于明日辰時，驅兵大進，不佞開宣政門以迎大駕。非為身謀，特救滿城生靈之命耳。薰沐恭候，切勿失期，以誤大事。樞密院左司農朱異司空張綰再拜。

侯景看罷大喜，重賞健兒。分付道：「拜上你主人，明早攻城，不可失約。事成之後，不愁富貴。」健兒叩頭謝賞，出得寨門，到原弔處，已有人在彼伺候，復弔上城來。見了朱異張綰，將侯景言語說了，二人大喜。

次日平明，侯景號令眾軍，搖旗吶喊，金鼓震天，攻打宣政門甚緊。只聽得城裏砲聲響處，城門大開，朱異張綰驅家僮並本院軍士助力，迎接侯景軍馬入城。侯景縱軍擄掠，放火殺人，滿城百姓，盡遭荼毒。侯景率領猛士五百，逕入朝堂。正殿上不見武帝，急搜太極殿中。此時武帝盤膝坐于禪床上，合掌念佛，見侯景來到，安坐不動。侯景稽顙拜于殿下。武帝道：「朕待卿不薄，何以至此？朕年已九〇，視死如歸。卿欲篡位，何不斬朕首去？」侯景俯伏地上，不敢抬頭，汗流滿面。連聲道：「臣該萬死。今日臣起軍馬，非敢為叛，欲斬不忠負國之臣以清殿陛，並無他意。」武帝道：「賢卿如此忠孝，雖周公伊尹，何以加焉。朕年邁力衰，不能理政，得卿輔佐，實愜斯懷。」侯景道：「臣暫告退，清理軍務。明日早朝，再見陛下。」說罷，叩頭退出朝門外來。正走之間，御道上遇著朱異，幞頭象簡，身著朝衣，足穿朱履，見侯景來到，慌忙跪下道：「小臣失迎大王龍駕，伏乞寬宥。」侯景雙手扶起，笑道：「朱僕射不須如此。孤與公總是朝廷大臣，何出此言，使孤含愧多矣。」

將士簇擁侯景，同入樞密院中。堂上坐下，即出號令，救滅城中餘火，禁止軍士剽掠，犯令者斬。軍令遍示城中，稍得寧貼。侯景又聚集滿朝文武，如有一人不到，梟首示眾。文武官僚，畏懼侯景威勢，悉到樞密院中聽令。侯景在眾官中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「司農卿傅岐怎麼不見？」張綰道：「傅司農不知進退，抗拒大王，戰敗受驚。今早大軍入城之際，病重身故。」侯景呵呵大笑道：「卻便宜了這廝。先鋒樊武瑞何在？」朱異道：「想已逃竄，乞大王遣軍追獲，明正其罪。」侯景道：「這廝乃網中之魚，無能鼠輩，何足介意。你眾官在此，孤有一事和爾等商議，不知合眾論否。」眾官齊躬身道：「願聽大王鈞旨。」

侯景道：「孤興兵到來，非有他意，只因主上重佛輕儒，朝政廢弛，境外干戈日競，盜賊蜂起，國家危在旦夕。孤故不遠千里，欲除君側首惡，選諸太子中有才高德尊者，早正大位。主上聽其修行自便。眾官以為何如？」朱異張綰當先諂佞道：「大王之論極是，乃伊尹霍光之舉，名正言順，大合人心，有何不可！」眾官也只得齊道：「隨大王主裁，誰敢不服。」侯景又笑道：「孤欲除君側之奸，汝等以為何人？」眾官面面相覷，不敢回答。侯景正色道：「朱異張綰，背主忘君，濫叨爵祿，賣國市恩，苟圖富

貴，天地間第一罪人也。此等奸臣，留之誤國。」喝軍士將二人綁出，梟首示眾。號令纔出，只聽得一聲喊，將朱異張綰簇下，綁出斬了。須臾間兩顆首級獻上，眾官驚得股栗不安，俱面如土色。侯景道：「諸君不必驚惶。孤除此佞臣，以儆其餘，與眾官無預。」當下大小公卿，盡皆散訖。

侯景暫于樞密院中住紮，聚集一班兒將官謀士商議。丁和向前道：「主公今欲何如？」侯景道：「孤自從征戰以來，千軍萬馬之中，鎗刀密布，劍戟如林，生死須臾，不以為懼。今見蕭公，使人自懼，不敢仰視，豈非天威難犯？自今以後，不可再見之矣。」丁和王僧貴一齊道：「主公攻破京都，取天下已在反掌，何不殺了武帝，早正大位？」侯景道：「孤有此心久矣。奈武帝牙爪未除，須索緩緩圖之。」眾人道：「主公所見甚明，臣等不及。」自此之後，侯景將心腹親近之人，布滿諸路，據守各處緊要關隘。朝廷政務皆自掌管，故舊大臣黜退不用。從正月至五月，將武帝幽囚于靜居殿中，撥四名親隨將看守。凡富人侍衛，一概不許近前。飲食衣服之類，亦各裁節，不能應用。武帝每日暗暗垂淚，只是念佛以捱朝暮。侯景擁甲士橫行街市，每出外，家家閉戶，為之罷市；入朝，百官俯伏以待。武帝受盡淒涼，苦楚萬狀。

當下卻值太清三年五月□八丙辰日，武帝受餓數日了，早晚止喫得一碗糜粥，並無他物。心下忿怒，只覺心膈飽脹，咳嗽不止，又無一個心腹之臣問候，亦無一個宮人伏事。武帝嘆氣道：「朕當初多少英雄，赤手打成天下，身登九五，威傾朝野。也只为孽海無邊，冤愆有報，故此皈依我佛，要圖圓寂後，徑歸西方淨土極樂世界，蓮花化生。誰想遭逢侯景逆賊，將朕幽閉在此，求衣不得衣，欲食不得食，歷盡艱難。昔日英雄何在？想必天地有所不容，佛教亦無益也。」說罷，淚如雨下，愈覺心頭飽悶，咳嗽喘息不止，倒在御床上。回頭問庖人道：「朕口甚渴，有蜜水可將一碗來暫解。」庖人道：「宮中止有血水，焉有蜜水！陛下要止渴，只有一杯濁水在此。」武帝道：「就是濁水，聊且將來解渴。」庖人將半碗濁水，遞與武帝。武帝喝了一口。但覺穢氣觸鼻。仔細看時，卻是半碗泥滓漿，內有兩頭蟲盤跳。一時怒氣攻心，將碗擲于地上，憤怒道：「一代帝王，卻被小人困辱！早知今日佛無靈，悔卻當初皈依釋道。」再欲說時，神氣昏聩，口已含糊，舌頭短縮，不能言語，但道「荷……荷……荷……」，遂氣絕而崩。可憐立國英雄，餓死于台城之靜居殿中。有詩證：

梁君崇釋斥儒風。豈料身空國亦空。

作俑已無君與父，又何執法責臣忠。

後賢又有詩嘆曰：

干戈四境尚談經，國破家亡佛不靈。

覆轍滿前殊未警，浮屠猶自插青冥。

當下庖人傳出外來，言聖駕已崩。侯景聞知，一面委官整理喪事，親率群臣入殿，奉太子世讚即位，是為太宗簡文皇帝。改號大寶元年，加侯景為相國，封二□郡。侯景心下不足，自稱漢王。自此朝政皆屬漢王所掌，文武百官，凡事先稟過漢王，然後奏知文帝。

臨賀王正德見侯景奉太子即位，心下大怒，聚集眾文武商議道：「匡奈侯景這賊，將書激朕起兵，原說誅戮主上，事成之後，朕登大寶，共享富貴。不期逆賊破城以來，不得一面，今又立世讚即帝位，全不是起兵初意。朕被其所賣，甚為可惱。不誅此賊，何以泄忿！但恐眾寡不敵，眾卿有何妙策？」長史華一經道：「昔日侯景致書陛下，臣已諫阻，莫墮其術中，陛下不聽，以致今日。此賊不久必篡大位。臣聞鄱陽王賢能英武，有精兵數萬，謀臣極多。陛下何不修密書，連合鄱陽王，兩下起兵，共誅國賊，何愁大事不濟？」臨賀王大喜道：「卿言甚善，朕當從之，逆賊合當授首。」於是修成密書，差心腹都尉羊琰齎書送至鄱陽王處，暗合連兵，以勦叛逆。

羊琰藏書髮內，逕出南門。行不數里，只見前面一簇人馬，遠遠行來。羊琰立定看時，乃是漢王侯景，帶著數百軍士，吆喝而前。羊琰路次難避，終是心虛，慌張不定，急閃入路口庵院中迴避。侯景坐在馬上，遠遠看見一個將士探頭張望，行步愴惶，心下疑惑。正欲查問，只見閃入庵中去了。即著軍士喚出來看，卻是羊琰，跪于馬前，面色變異。侯景問道：「汝為何事慌張如此？」羊琰戰栗不能答應。侯景笑道：「必有奸謀。」令軍士搜檢，髮內搜出書來，呈上漢王。侯景拆開看時，書云：

叛賊侯景，兇狡奸偽，欲圖篡逆，反以弟為奇貨。初誘合兵，以除君側之惡，不期城破之後，幽上于靜居殿中，絕其飲食，餓死台城。此賊懷不良之心久矣，終必篡位。今特致書于賢王，求起一旅之師，共誅逆賊，碎屍滅族，以祭先靈。乞兄早正大位，副兆民之望，國家幸甚，天下幸甚。

侯景看罷大怒，雙手加額道：「感皇天庇祐，得獲奸謀，不然孤三族皆休矣。」即將羊琰斬了，帶領軍士，火速進城。當晚發精兵三千，部領家將，徑將臨賀王府圍住，親自殺入府中，滿門良賤盡皆誅戮，席捲財帛，寸草不留。又將臨賀王押入景陽樓內絞死。有詩為證：

宗黨陰謀骨肉欺，豈知一旦亦誅夷。

從來善惡誰無報，為子為臣宜鑒之。

話分兩頭。再說林澹然自從侯景相別之後，光陰迅速，不覺又更了幾遍的寒暑。終日修禪煉性，返本還元，容顏倍加光彩，身體更覺精神。苗知碩沈性成胡性定三箇不離左右，早晚隨著林澹然看經念佛。薛舉依舊住在城裏張太公家，和張善相同窗肄業，共習詩書。當下年已□歲，二生天資相等，性格不同。這薛舉悟性最高，只是不肯讀書，候先生不在，翻筋斗，打虎跳，扯拳拽腳，嬉耍喊叫。年紀雖小，氣力頗雄，舉一二百斤之物，如同等閑。這張善相秉性聰明，讀書三五遍即能默誦，古書墳典，過目不忘，下筆成章，雅愛清淨。先生每每責罰薛舉，致書與林澹然，說薛舉不肯用心，比初進學時大不相同。林澹然已識他是個好人，只是護短，不□分拘束。

閑話休題。卻又是初夏天氣，但見乳燕飛華屋，新篁遍麗園。林澹然和苗知碩在莊後小園中槐下閑坐，苗知碩問西天竺國我佛如來修行得道根源，林澹然將如來辭父歸山，苦修證道的事，細說一番。自下午講起，不覺紅輪西墜，冰鏡高懸，並無纖毫雲翳。林澹然道：「初夏光景，清和可人，難得這般皎潔的月色。良宵美景，莫要辜負了。」教道人移桌椅在茶蘼架邊，擺出酒餚，對月而坐，苗知碩側坐相陪。二人飲酒談笑玩月，遣興怡情。

許久，又早夜深更靜。林澹然正舉酒杯在手，仰面看月，忽見東南上一星，其大如斗，自南而西，色煌煌欲墜。林澹然道：「知碩，你看此星為何如此？」苗知碩抬頭看時，失驚道：「住持爺，此星卻也大得利害，為何一步步流過西來？」林澹然道：「此星不比諸星，乃北極紫微之象。今自南向西，其光將墜，多應在梁武帝身上，有些不祥，或被侯景所弑，未可知也。」知碩再欲問時，只聽得一聲響亮，大星已墜，其光四散。兩個驚駭嘆息。林澹然道：「紫薇星已墜，武帝休矣。只是百姓遭于塗炭，何時四海清平？」嘆息了半晌，苗知碩將手指道：「那月邊隨著這兩顆星，其光閃閃爍爍，比諸星大而且朗，正照本城之內，是何星也？」林澹然笑道：「天機玄妙，非汝所知。此二星乃大貴諸侯之象，正照本城，應出英雄豪傑。然而星光帶殺，黎民必遭荼毒，天下安得太平。」

林澹然又將星象一一指點與知碩道：「凡星者，精也。萬物之精，上列于天，各屬分野。二□八宿以經之，金本水火土五星以緯之。如星宿一離次舍，即有災難。又如流星入斗口，主有刀兵。五星入斗，秦地不安。天鳥星現，上人失德，輔臣為禍，干戈離亂。三臺為宰輔，妖彗來侵，主大臣謫貶，小人得志。天蓋星現，國有陰謀，君弱臣強，天下兵亂。天漢星地漢星若有光芒，人主宜修德以禳之。毛頭星其光燭地，大水為災，夷狄侵中國。太白人南斗，君王下殿走；若經天，主變亂。毛頭星有七八名，一名攬鎗，一名煞星，一名武聯，一名掃帚，一名文班，一名招搖。此星總不宜現，現必有災。辰星原在月後，若在月前，期年之中，防兵革。天獄星現，兵火立應。天雁星其光青色，三四丈長，現必生殃，主兵荒賊盜。天獸五星，不宜明亮，若還皎潔，天下刀兵。

若賊替同現，□年方可安寧。天秤亦七星，如仲夏之夜明朗，主大雨，平地行舟，年荒米貴。南箕老人六星，立夏半夜起看，如皎潔，年豐太平；如昏暗，歲歉亂生，不能盡述。大凡天下將治，文宿當空；天下將亂，惡煞出現。成敗興亡，皆由大命。星象先呈其兆，貧窮貴顯存乎其人。俺與你歷盡艱難，受遍險阻，在生死關裏逃得出來，亦是氣數不絕，非關俺輩之能也。」苗知碩點頭嘆道：「承住持爺指教，頓開茅塞。」二人一面喫酒，一面談說，又早見斗柄橫斜，月輪西轉，三更已盡。林澹然令道人收拾杯盤，各回房歇息。次日著苗知碩胡性定二人，到梁國去打聽武帝消息，順便訪問杜都督家眷安否如何。二人辭別起程，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林澹然因天氣炎熱，在莊前竹陰中乘涼，見一個婆婆，年逾七□，頭鬢皓然，但見：

蒙頭霜雪，癢體龍鍾。眼昏不見光明，耳重那聞談笑。面皮多皺，荷包打就折紋多；牙齒全無，口癆何曾言語朗。欲啖未沾先出唾，無固獨自只搖頭。

這婆子領著一個小童，生得面闊口方，身軀雄壯，攜手逕入莊裏來。林澹然看時，是近鄰專做媒的潘媽媽。走近前來對林澹然萬福道：「住持老爺，一向不會，尊顏越發清健了。」林澹然答禮道：「媽媽貴冗，許久不面，一向興頭得利麼？今日有何事，到俺敝莊來？這小官可是你的令孫麼？」潘婆道：「老身窮忙，不曾到貴莊望得住持爺。這小廝不是我孫子，來路遠哩，小兒日前在梁國帶來的。今日為這冤家，特來見老爺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見俺有何話說？」潘婆道：「這小廝今年□一歲了，自小父母雙亡，寄養在鄰居。因侯景作反，擄掠民間子女財帛，自河南直到京都，盡遭焚劫。這小廝收留的人家，也被劫掠一空，只得將這小廝出賣。小兒為商，打從那裏經過，見他生得有些古怪，就買他回家使用。不期這小廝德懶，鎮日和小孫們廝打相鬧，幾番欲要趕他出去，又可憐是外國人，伶仃孤苦；欲要留他，又被他鬧吵不過。老身淘不得這許多氣，想著住持老爺曾說少個掃地閉門的童兒，老身思這清閑去處，沒有與他一輩的廝鬧，可以安身，故將這廝送與老爺使用。若說起粗用，卻也做得。不知老爺肯收留麼？」

林澹然道：「難得媽媽一片好心。小廝兒俺這裏盡可用得，若是這等頑劣，不肯服性，惟恐難以教訓。或有逃亡走失，如之奈何？」潘婆道：「老爺但放心，雖是拗劣，慢慢地訓誨得好。走失之事，決不妨的。目今離亂之世，柴如珍寶米如金，嫡親父子，兀自不能相顧，那有閑錢養別人？不怕他飛上天去了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媽媽說得是，貧僧便收他不妨，但不知多少身錢？」潘婆道：「小兒買來時，說道身錢連盤費共用了三兩有餘，又養了他兩個多月，這也提不起了。任憑老爺見賜罷。」林澹然道：「豈有此理。公平交易，如何少得你的？」即抽身到房裏，取出白銀三兩遞與潘婆，又留住喫了酒飯，潘婆千歡萬喜，作謝別了林澹然就行。

那小廝將潘婆衣裳一把扯住，睜著兩眼道：「媽媽，好呀，你得了銀兩，把我撇在此間，就去了咦？」潘婆道：「我兒，我送你住在住持爺這裏快活，只像落在蜜缸裏，好不受用哩。」那小廝道：「我只同媽媽回去，不要這光頭受用。」潘婆喝道：「胡說！你在住持莊上，享的是清福，住的是高屋，穿的是好衣，喫的是陳穀。小心伏侍老爺，大來決有長進日子。我另日再來看你。」那小廝道：「寺院中有許多不好處，媽媽要錢，卻將我斷送在這裏。」潘婆道：「寺院中有何不好？」小廝道：「光頭們喫的是冷齋飯，咬的是硬饅頭，穿的是破衲衣，嚼的是蔬菜食。不見葷腥面，那裏討酒喝？若有些兒差錯處，還要打兩個大頭搭。若還俊俏些，就要把沙彌來解渴。只是同媽媽回去的好。」林澹然笑道：「這頑皮，卻會油嘴，一發溜撒。你只見庵觀寺院的和尚貧財好色，明蔬暗葷，遮人眼目。俺莊內須與他們不同，葷酒俱有，待人甚恕。只是你肯小心勤謹，管得你暖衣飽食，逍遙快樂。」那小廝纔笑道：「若恁的說時，將就可以度日，慢慢再尋出頭日子。」林澹然道：「媽媽請回，小廝留在這裏，不和他一般見識。」潘婆道：「老身告回，這獼猴拗劣時，住持爺不須打得，只拿去剝皮揷草便了。」那小廝喊道：「老豬皮止可將去鞦韆，那裏還揷得哩。」潘婆怒道：「今日既送與住持爺，就是住持爺的人，不好打你。快快改過，休得如此尖嘴傷人。」那小廝啾著眼道：「酒醉食飽，騙了錢鈔。只怕你尿急，那廂去放閘是好。」引得林澹然也忍不住笑起來。潘婆惱道：「這小潑皮胡言亂語，我騙了誰家的錢鈔？我是走千家踏萬戶的，老實為本，誰與你小獼猴放屁辣臊！」說罷，提起手中扇子，劈頭就打。林澹然攔住相勸。那小廝笑嘻嘻地鑽來鑽去躲避。潘婆有幾分酒醉，被小廝混了半晌，卻有些眼花了，倒將林澹然打了一扇。那小廝一直跑進佛堂裏，拍手笑道：「媽媽忒也德懶，上門來打和尚。」林澹然怒喝道：「你再如此胡纏，我就要開棒了。快進去！」那小廝見林澹然發怒，把舌頭伸了一伸，走入佛廚後面去了。潘婆氣得喘吁吁地道：「小不死，氣殺我也！」林澹然教行童拿一杯苦茶，請潘婆喫了，送出莊門。潘婆作謝，別了自回。

林澹然轉入方丈裏坐定，令道名叫那小廝過來。小廝聽喚，即忙走進方丈裏站著，問道：「老爺叫我有何分付？」林澹然道：「適纔你衝撞潘媽媽，甚是該打。初次饒恕一遭，以後改過，不得如此無狀。言語要謹慎，行動要小心。」小廝道：「老爺分付，下次再不敢了。只是氣這潘媽媽不過。他的兒子何曾將銀子買我來？原是個專一設騙的拐子，坑害人家兒女。拐我來時，瞞著我家，只費得兩個燒餅，麻了我嘴，說不出，就領來了。在他家過了兩個月，做了許多事，還要小獼猴小短命不住的罵，並不曾喫得一餐飽飯。今日將我賣與老爺，他又白白地騙了銀子去，細想其情，甚為可惱。」林澹然聽罷心裏暗想道：「看這小子容顏古怪，相貌稀奇，言語甚有經緯，決非落後之人。」當下因他生得面闊口方，取名叫做阿醜。

至晚，苗知碩胡性定從梁國而回，放下包裹雨傘，對林澹然稽首畢。苗知碩抬頭見側首立著一個小廝，生得異樣，便問道：「住持爺，這小廝是何處來的？」林澹然道：「適纔潘媽媽送來，賣與俺莊內使用。難得他老人家一段好情，收留在身畔伏侍。」說罷，就叫阿醜過來見了苗師父和胡班首。阿醜向前唱了兩個喏。林澹然令苗知碩胡性定且去洗了塵土，喫些酒飯，慢慢地來講話。二人出方丈去了。阿醜走近林澹然身邊，問道：「方纔來見老爺的那一個矮和尚，老爺快燒一道黑符，遣他出去。」林澹然喝道：「這狗才，又來胡講。以後不許叫和尚二字。喚那矮的長老做師父，那瘦長的長老做班首。你初進得門，怎麼就教俺遣苗師父出去？」只見阿醜將手指著自己的眼睛，說出這句話來。正是：

有智不在年高，無智枉活千歲。

不知阿醜識得苗知碩是甚麼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